

——
答青年准教师问

谈为师之道

于漪
著

教师可以引导孩子自己先选择一两本自己钟爱的经典来读，当然你自己也要阅读。当你自身有了对经典的积淀，上课时就能从海阔天空变为脚踏实地，让学生通过你的语言能感受经典的魅力，你推荐的经典学生就要听、要看了。学生都有问师之心的，阅读的热情在追随教师的过程中会慢慢上升。

Tan

Weishi

Zhi

D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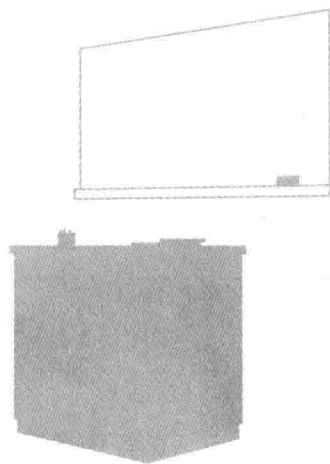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主 编：郑桂华 詹 丹
于漪卷主编：徐 櫟

于漪
著

谈为 师之道

——
答青年准教师问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谈为师之道:答青年准教师问 / 于漪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444-8345-2

I. ①谈... II. ①于... III. ①教育工作 IV. ①G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4259号



责任编辑 蔡端倪

封面设计 陆 弦

谈为师之道

——答青年准教师问

于 漪 著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8345-2/G·6902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电话 021-64377165

目录

专题采访一:教师职业素养	... 1
专题采访二:教育制度与理念	... 21
专题采访三:课堂设计与教学	... 51
专题采访四:家校互动与班主任工作	... 75
专题采访五:当下的教育热点问题	... 93
专题采访六:上海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创新发展推进会 暨 2017 届“世承学子”毕业汇报 ——名师微采访活动	... 115
后记	... 145
附录 1 于漪老师报刊发表文章一览表(截至 2017 年底)	... 150
附录 2 于漪老师专著书目一览表(截至 2017 年底)	... 184
附录 3 于漪老师合著及主编书目一览表(截至 2017 年底)	... 186

1

专题采访一

教师职业素养

编者按语：

现下教育面临许多问题，青年教师更是有不少困惑。如何在浮躁的社会中坚守教师之职？如何让语文教学提高品质？带着疑问，“于漪老师答青年准教师问”项目组首次做客于漪老师家中，采访了88岁高龄的于老师。席间于老师和青年教师们诉说了教育界中的一些过往，交流了今时今日的部分问题。她强调教师应该是一个群体，是这个群体在特定的时代里起着作用，而非个人。她说语文是要等待人的成长的，做教师一定要有定力，无论如何不能随风飘。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怀着景仰与激动的心情，随着上海师范大学的项目组成员，一群青年准教师们一起，聆听于漪老师分享的故事与教诲。

一、“发现”与“成长”

生1:于老师您好,我们是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的本科生,很荣幸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前来的都是致力于成为人民教师的青年同志,此刻真真切切地见到了长久以来我们都十分敬仰的于老师您,真的是十分激动。

在正式采访您之前,我们课题组成员们阅读了您的大部分论文和著作。读的过程中十分受益于您的教育教学理念,也看到了您在教育事业上的全心投入与不忘初心。我们的组员都是即将踏上工作岗位的青年准教师,在实习阶段初为老师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不少教育教学问题。作为青年教师的我们想了解一下,您是如何在从事教育事业的过程中,在遇到困难后仍抱有幸福感并且不忘初心的?

于漪:看论文、书籍是非常好的学习方式,但可能还是从理论到理论,因为你们还没有真正实践,今后希望能将这些认识变成你们自己的体验,自己的体验就比较灵动、比较鲜活。因为家长、孩子是各种各样的,你在具体做的时候工作方法应该是各有千秋,没有说这一种方法是可以包治百病的,包治百病的药一定是假药。我们做教师有一种幸福感,就是来源于你不断地在学生身上有所发现,真的是一种幸福。原来你可能认为他是这样的,结果发现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教师一直有新的问题、新的发现,这个对你自身的成长、自身的成熟是非常有好处的。

一个教师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很大,是现在整个教育界都要讨论而且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可能要花一辈子来研究、解决;有的问题则比较小而且具体,是关于某一个方法上的问题,方法是人创造的,它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定理。

其实说不忘初心挺难的,带着良心说话也是很难的。我是教过历史的,历史很多东西都是不真实的。很多人找我做回忆录,但说实话做专门的个人采访我觉得不是太有意义。我认为活着就要好好干,死了就没多少意义了。因为比如说你历史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其中的很多事情是不真实的。

这个糊弄年轻人是可以的,但是活在当代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太虚假了。在历史大发展中,回忆录这个东西是不错的。其实可能因为我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年龄大啦,我现在看很多回忆录,知道的东西很多,这里头虚假的东西我发现也很多。因此我觉得你们这个采访就比较好,做个人回忆录这种东西没什么意思。

二、“个人”与“群体”

生1:的确是这样,社会很浮躁,虚假的东西也很多。有些人虽说是所谓“教育专家”,可是也名不副实。

于漪:嗯,比如说评特级教师,当时的报纸杂志全国都有的,明明不是首批——那么我是首批,其实首批就那么几个人——但是他不是首批也讲首批。那么年轻人根据文字材料看当然就不知道内情了。很多语文的方案说是谁提出来的,变得都是“我”提出来的,我不是在说我自己哦,我是说“有人”。像这种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这就没有意思了。比如说“语文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这个实际上是《语文学习》提出来的。现在的人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几十年前的事情,听着新鲜,但活着的人都知道这个是虚假的。比如说改考卷,负责的某某大学的人和我讲说:“于老师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这是有规矩的。改高考卷是不能把作文弄出去的,这是起码的规矩。”但是有人在这一过程中,你这里改卷还没结束,那边《文汇报》上就发表文章了。现在说来当时你是多元解读,但这是不对的,二十年前有多元解读这个说法吗?有这个词吗?所以年纪大的人活着讨厌,就是讨厌在这个地方。因为都经历过、看到过这些事情,便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当时包括现在,得罪了很多。《人民教育》刚刚登的“我们的教育自信在哪里”,现在又有人抄。我是学教育的,不要太了解啊。其实不仅是语文老师,有很多回忆的东西都是这样,因为回忆往往是往脸上贴金,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

都是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人,都是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基础教育的角色,生活在特定的年代。特定的年代一定有时代烙印的,教师不是先知先觉。教师个人在整个事业中是没有太多的价值的,他应该是个群体。所谓有名不过是偶然性而已,但是整个的一个团队在特定的时代中一定是起到作用的。

生2:我们通过历史知晓“教师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反思过去是为了更好的未来发展。于老师您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教育发展这几十年来的思考者,您遇到的问题有很多,想出来的方法也很多,这都归功于您总是主动地面对问题并尽力解决问题。我们现在了解到,有些师范生一开始是打定主意要当教师的,可当实习阶段遇到了一些现实问题后,就有一些退缩。有的觉得现在非师范出身的老师也挺多的,自己的能力水平可能还不如其他名校的毕业生;有的认为做教师,收入相对其他职业而言较低。对于这样的状况,您有什么建议吗?

于漪:实质上新教师确实有很多困难。原来在80年代因为师资队伍流失,当时流失很厉害,一个现象就是人才开始流动了,那么外语教师、美术教师人为地就开始流出去了,有的课程就开天窗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当时教师的待遇、地位确实要比现在差。我们后来就成立了一个“上海市教师学研究会”。当时成立这个学会当然是要经过市委宣传部。我有个方便,我是人大常委,有机会和这些领导接触,所以我当时就讲了教师的困难。当时《解放日报》可以开始登招聘广告,结果它登的是什么呢?“环卫工人和中小学教师不得应聘”,它就是为了阻止教师队伍的流失。那么我看了以后,当然并非是看不起环卫工人,上海市容市貌这么好都是环卫工人们功劳,但是觉得用这种语言登在报纸上是不相称的。那时我正好和市委第一书记是人民代表一个组的,我就拿给他看,我就说“这不是斯文不如扫地啊”。那个时候四人帮刚刚粉碎不久,四人帮时期知识分子被斗的叫“臭老九”。现在报纸上这样的标题是不对的,你应该提升教师地位的。所以后来我们就成立了“上海市教师学研究会”,是民间的。教师地位现在是比较高的,其实收入

问题是每个人都会关注的啦,教师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那这就要看你追求的是什么,还有就是教育自信必不可少。我说过,教师个人有自信才会有自觉、才会有清醒、才会有定力,教师集体有自信才能始终维护和建设我们的教育家园。

三、“理论”与“实践”

生1:要想有教育自信,离不开持续地学习。于老师,我们在大学里学习了很多教育学原理、学科设计理论,但在实习中真正去备课、管理班级的时候会感觉到很多东西并不是光靠一些原理就能立刻解决的。每当坐在教室后面听课,看着讲台上老教师们得心应手地用简明的语言引导着学生们进行思考的时候,我时常会羡慕他们的丰富经验以及他们成熟的教学思路。我自己目前虽然是个新手教师,教育教学需要以老教师们为范例模仿着改进,但我也想教出自己的风格。请问于老师,作为新老教师的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教出自己的特色呢?

于漪:我们现在老师出不来是什么原因?其中之一是全讲教育理念。学科本身是弱势,理念不得了,名词术语一大堆。我是得罪人的。华东师范大学那一次全国论坛闭幕式,我去讲要解放思想,我们教师实际上每个都有才华的,现在标准化弄得都做了别人思想的传声筒。比方说我们这个学校(杨浦高级中学),学生也是中上的,老师也是中上的,但是我可以培养出一批特级教师。人是要培养的呀,每个人他都有特点的,你要把他的特点发挥出来。我们现在刚刚毕业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很有才气的,可是到了五年后才气没了。这个怎么行呢?这我现在就非常着急。我们原来就搞一个“讲台上的名师”。我们有很多做法当时看来是好的,其实弊病很多。比如我们的课程标准,我们的考试,全是上海自己出的。我80年代就发现,我们把这个拿下来其实就是把自己封闭了。交流才能够互补,然而现在从教材到课程标

准到考试全是上海自己的,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所以有些问题如果从短期来看的话也许有效,是可以精准化的,但有的不是这样的呀。教育不是工厂企业生产,企业生产是需要标准化的,但教育不是这样的。于是我们一边说要个性化创新,一边又标准化得严严实实,还创得出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做老师一定要有定力,无论如何不能随风飘。教育是要有理念的,它是统领的,但是理念并不是学科。

四、“分数”与“素养”

生1:是啊,教育理念应该内化为自己的教学特色,做老师不能仅靠着教育理念去教学,要因材施教。男生女生的成长特点也是不一样的。于老师,我们发现现在好像学校里优秀的女孩子要比男孩子来得多一些,都有人说国内教育似乎更适合女生。

于漪:其实我总觉得我对不起学生,特别对不起男孩子。我也提出来了,我说我们现在男女生的比例不平衡,女生居多。一个社会一定要男女和谐。我们曾经有一个时候,上海少先队大队长没有一个是男孩子,这真是荒唐啊。我就提出我们的百分制把男孩子全部都圈出去了。这是小学生,还不是大学生啊。男孩子调皮捣蛋是天性,不是缺点。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比女孩子晚一到一年半。可是这个规律很多人不承认、不重视。小孩子写字,头老是要歪一点,主要是手还没长好,手的肌肉还不行,一累头就歪过来看,我们也不承认这些。等第制本来是好事情,推行起来虽然非常困难,但领导也接受了。当时开会的时候教委有名负责人讲家长都是要算分的,90分和99分在他们看来是有区别的。但男孩子和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很多东西是有区别的,很多东西都是需要模糊的。小孩子5岁学6岁的东西吃力得不得了,6岁学5岁的相反轻松得不得了。

生1:当下的分数教学也很厉害。当核心素养、教育情怀和分数相提并论时,教育心态急功近利一点,所有的努力就都指向了分数。您如何看待这种“分数至上”的教育现象?

于漪:如果我们跟着分数转的话,那就没有自己了。教师长年累月地教下来,一定要形成属于自己的比较系统的语文教学的认识和实践,要出经验。本学科的东西是安身立命之本,光讲教育理念、教育观这些高大上的东西,忽视学科本身的东西,这是不行的。理念和学科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当然,我不是说不要教育学,它是总揽我们的教育的,但是实际教学中,一天到晚在课堂里的不是它的概念、术语。

实际上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基础教育是给人打基础的呀。我之所以能做老师,虽然一再改过行,说老实话就是基础教育底子好,而不是后来读名校复旦。复旦教我的全是名教授,但是我一直在用的是基础。这一点我是非常有体会的。比如说逻辑思维,就是数学老师培养的。我高中的数学老师毛老师,他这个数学教得真是非常非常好。我们是用原版的,题目都要一步一步自己推理出来的。他也没有叫我们不断地刷题。你现在一讲话我们就知道漏洞在什么地方。教我初中语文的老师,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非常有才气。高中,高一,江苏教育学院师范教我的是顾颉刚的儿子,高二高三教我的又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弟子,我这底子就比较扎实,至今八十几岁写文章不打草稿。这就是基础教育带给我的。基础教育重要得不得了,我们不了解。基础教育不能立竿见影地出什么成绩,但它给人打的是根基。

其实当下的教育问题真的很多很多,老师教得累死,学生学得苦死,这个绝对不是正常现象。一个孩子学习没有兴趣了,还学习什么呢?我们现在小孩为什么那么苦?全部都在抢学、早学,都超越了正常的身心发展、智力水平。你们在大学里可能还不了解,要是到下面去看看,怪相很多。学得难不等于好啊,难和好是两个概念。现在要读四大名校,有的学生补课把高中三年的东西都提前学了,这个没必要。小孩正长身体,却天天搞到十二点半,怎么办呢?现在确实是量化。评价有按质的,有按量的。现在要算分

数,又不好算分数,就用五角星来数,老师算得累死。本来就是想搞模糊的,又何必去算呢?那时候沈晓明刚刚做教委主任,他曾是搞儿科的医生。他说,其实小孩子骨折两个星期就可以治好的,没什么可怕的,但现在一骨折就不得了了。

生2:听起来教育问题仍旧是不少的。那么于老师,您觉得解决这些问题有没有可能的方法呢?

于漪:解决这些问题是很难的,要不断地讲。在岗位上的老师讲起来很难,不太好讲。我年纪大了,一辈子讲真话,不说假话。因为讲这些不是为了个人。教师还是有空间的。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有考试的,当然没有像现在这样厉害。那时候高考语文有个改错题,于是区教育学院,那时候叫红专学院,发了一本本子,300道改错题,放在现在是非做不可啦。我是不给学生做的,300道错的题给学生改,那不是“天下大乱”呐。孩子掌握知识不像老师。语法修辞逻辑是老师在教,老师对这个整体掌握得比较清楚,但孩子不是这样的。学生应是以正面教育为主,加之适当的改错。我选择不给孩子们做那么多改错题,其实就是教师有自主的空间。

我就一个孩子,一个孙女,读的也是有名的学校。到了初三真要命,做题目做到晚上三点钟。不得了,每个月发高烧,三十九度几的。我觉得哪个校长越功利,学生就越倒霉。哪个校长私心越重,个人名利感越重,这个学校学生就越倒霉。他并不是真的以学生为本,他喊的是口号。其实就是为了学生的考题,学生的分数。我孙女的语文要做一本《一课一练》,我和她说不要做。有的家长不懂,也不敢,学生就只好做。等到高考的时候我孙女语文结果倒考得顶好,考了全校第一,《一课一练》一点都没做。从小你就让她养成阅读的习惯,真本领是不怕考验的。就像复旦附中的武亦姝,她也是两岁半就开始阅读了。语文,文科相当程度是要靠积累的。教师可以教到一定的水平,但出人一定是还要靠家庭的。钱锺书没有三代书香怎么出来,出大家一定是家庭中培养出来的。

前面提到武亦姝,她是兰生复旦中学的,民办应试教育也是不得了的。

民办应试教育是它的生命线,民办学校老师有淘汰机制,公办是没有的。这次诗词大会上最后一道题正好是黄荣华编的教材里的,她读到了背下了就答出来了。武亦姝的能力要比陈更好吗?那不一定的,陈更毕竟是北大博士生。有时候我们不能被宣传冲昏头脑,武亦姝毕竟是个孩子。当然她是非常优秀的孩子,但不能现在就下定论说她是最好的。媒体的宣传有时候就是不尊重事实。

生2:的确媒体、社会、行政都对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有时候改革就必须冒着非常大的风险,而且必须要由教师担负起很大的责任。但是正如您刚才所说,一个教师如果真的是非常出色,非常有责任心的话,他还是有自己的空间的。

于漪:还是有空间的。我们搞的讲台上的名师,目的就是说像我们那个年代,上海在全国很有发言权,现在上海发言权很少。一个是因为我前面说过,我们自己把自己封闭住了,缺乏交流。另外就是不得不承认上海的行政力量是很强的,一个理念被接受了以后往往是一贯到底的。上海与其他地方,比如浙江、江苏不一样,浙江、江苏空间要比我们大得多,所以有部分优秀的教师跳出来,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不管课程怎么搞,老师在教书时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现在最可怕的莫过于缺少思想,这就很难成就一个优秀教师。别人的理念一大套,自己却缺乏主见。最近华东师大的钟启泉教授推崇日本的教学理念,于是现在全部的在宣传日本的教学理念。钟启泉应该说是了不起的,一个大学教授听了基础教育的课上万节,应该是很不错的。但是日本的基础教育做法是不是适合我们中国的呢?这个是很需要我们考虑的。再说芬兰,芬兰的人口很少的,大概五百万。基于这,他们做得到的事情我们做不到哇。70年代他们的小学老师都是硕士生毕业,他们的教育经费是GDP的18.6%,我们怎么能做到呢。中国人要说中国话,做中国事。英国美国的一流大学都是私立大学,而在中国的体制下我们走的不是这条路。过去日本二战以后经济衰退后回升,他们是靠基础教育的。像长野县的义务教育,那个时候日本人穷苦得不行,但是国家为小学生供应午

饭,以保证孩子的营养。但是最近有一次一个日本的老师和我讲,现在日本的教育也和原来的不一样了,学欧美的了。他们现在在公办的学校学不到东西,要出很高的价钱进民办。所以到底怎么弄教育,还得思考下去。我们中国十几亿人口啊。我考虑到这些可能因为和我兼职的职务有关,考虑得比较多的是群体。

五、“现状”与“未来”

生1:于老师,您站在高处所看到的全局是我们青年人的眼界还未曾达到的,这启示着我们今后要立足于更广阔的格局中,更深层地去思考问题。

于漪:青年人还是要慢慢成长的,很多东西你们也不知道。比如语文学科能不能三年过关?拼音要不要教?看法不一。三年过关我已经听过三次了。第一次(19)58年大跃进,我们的总路线是多快好省,语文是没有办法这样的。有些学校因此说初中把语文学掉,高中就不用学了。多出的时间就学数学、物理、化学。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很快质量下降。第二次是在80年代,在福州开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原来副会长张志公先生是去做报告的,会长是吕叔湘,还有就是周扬的夫人苏灵扬,还有刘国盈。后来张志公先生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要去开全国政协会不能来,让我去讲一讲。我当时也很难,那时候已经有些苗子,就是80年代刚刚开放,报纸上出现了语文要像英语一样听说读写,要像教外语那样教语文。所以在那个会上我就讲,中国语文要走中国自己的路。会上,东北的老师提出语文要三年过关。当时我就展开辩论,三年过关,这个关是山海关还是嘉峪关?过关一定是有标准的。我那时候还没有教初中的经历,还在教高中。但是我说初中和高中不一样,初中都是娃娃。我教的学校学生是中上等,不是顶拔尖的,我有一个体会就是孩子的语文水平和数学水平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数学可以突击,但语文是和学习经验、生活经历、认知水平紧密联系的,是需要

积累的。数学可以单科独进,但语文做不到。因为语言文字是人独有的。

生1:语文的提高的确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很多人不理解,看到理科提分很快就觉得文科重不重视都那样。于老师您认为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好地提升学生语文素养呢?

于漪:语文的学科跟所有的学科都不一样,它是直接指向人的,也就是说语言文字是跟人紧密相关的。你学化学,研究化学现象,研究周期元素表。学物理,你研究各种各样的物理现象对不对?还有数学,讲究符号,它可以跟人没有直接的紧密的联系。可语文不是的,它是直接指向人的,跟人的思想、情感、认识水平全部连在一道。你说鲁迅的文章写得好,难道就只是文字吗?我们现在老是讲文字教育,它首先是认识水平啊!他认识这个社会入木三分才用到那个词啊!认识不到入木三分,怎么会有那个词出来?所以语文难教就难教在这里,它要等待人的成长。

生2:于老师您说得真是好,等待人的成长。(众人鼓掌)

于漪:你说对吧?等待人的成长,促进人的成长,我们要创造许许多多的条件才能够让他成长得健康。语文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我很早提出来,你写作文,一定要思想和文字双锤炼。你认识都没有,怎么写得出好文章?温儒敏先生说我们现在中学的作文是全线崩溃。是的呀,从小学就开始了。

回过头讲,我的工作并不由自己做主,领导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哈哈。为了培养青年教师,是初中的,于是要我插班去教初中。啊呀,到初中教,我才知道初中娃娃与高中生完全不一样,你一定要根据这个年龄的特征去教。所以那时一场大辩论,三年过关是不行的。1980年到2000年,课改二十年啦,哪个省哪个市哪所学校三年过关?没有过关。没有的,对哇?

生1:对,教育上学校应该更加重视基础教育的完善,正如盖房子一样,基

底要扎得稳,真是急不得的。

于漪:是呀,语文学习永远在路上!随着人的认识、生活经历的丰富,他的体会不一样了呀。什么叫过关?这次提出是第三次了。这个基础教育打基础,过掉这个村真的就没这个店了。从小打基础,就好像手脚在身上一样,运用自如。过掉了,人再去打补丁就不行。举个例子,有个物理老师,华师大物理系毕业的,讲课应该是非常好的,可是她教高中,上到哪个班哪个班就有意见。她人很好,就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去听她的课,她真的是语言表达出了问题,思路很混乱。她应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讲,来龙去脉要搞得清清楚楚。打基础的时候出了问题,未能思路清晰,未能文从字顺,过了这个年龄,语言文字不能驾驭思想了。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所以改起来很难。

课程是国家意识,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在课程里就要体现出来。但是它也要有自主性,可以选修。基础打不好的话,将来要“回报”,还给你的。人有成长的规律,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什么叫规律啊?夏天过了是秋天,你说夏天太热了不要,我要秋天,做不到啊做不到。人成长是有规律的,你要突破规律,这是做不到的。再加上我们有些示范性的高中,示范什么?示范应试教育!那么优秀的孩子啊,成为操练题目的工具。这么优秀的学生,如果他百分之六十、七十用在学学校的课,百分之三十、四十用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我想我们绝对不是这样一个教育质量。不得了啊,那个功课,你们真的不知道啊,所谓五天学习其实起码是六天。搞了多少奥林匹克的竞赛,到最后毕业了把书全部烧光,这是搞什么啊。他搞这个东西本应该很热爱啊。就像当年陈景润苦到这个样子,他还热衷于研究,你们说对吧?高中三年,基础课还没成形,搞什么拓展?一拓三年走到哪里去啊?下个棋就是拓展吗?跳个舞就是拓展啦?课程不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我们的毕业生,到高中毕业连基础课都没有好好学的话,那对母语的感知、积累问题就很大,这得负历史责任,成长是不以意志为转移的。

生1:我们的拓展课、研究课有些真是实实在在拓展知识、研究问题,但有